

越南、中國與 台灣關係的轉變

許文堂 主編



越南、中國與 台灣關係的轉變

許文堂 主編



台北・南港
2001 年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越南、中國與台灣關係的轉變／許文堂主編—初版
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民 90

248 面； 公分

ISBN 957-671-818-X（平裝）

1. 越南—中國—外交關係—論文, 講詞等

2. 越南—台灣—外交關係—論文, 講詞等

578.238307

90022730

越南、中國與台灣關係的轉變

主 編：許文堂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發行者：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電話：(02)2782-2191；2782-2195

印刷者：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 版：中華民國 90 年 12 月

定 價：新台幣 300 元

GPN：1009006130

ISBN：957-671-818-X

序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自1994年9月成立以來即大力推動台灣的東南亞研究，並促成與世界各國的東南亞研究單位進行學術交流。有關越南研究方面，在1998年6月，我們與法國普羅旺斯大學的東南亞研究所合辦了一次交流性質的當代國際越南研究會議，和法國及越南的學者進行初步討論。第二次以越南研究為專題的國際研討會則是在2000年9月15~16日，由近代史研究所與本計畫合辦「中國與越南關係」學術研討會，邀請日本及越南學者與台灣學者共聚一堂。

規劃此一研討會議題並不容易，我們大致區分為傳統中越關係、現代的中越與台越之間的政經關係等主題，以期廣泛討論越南、中國與台灣的關係及其變遷。經過會議熱烈的討論，與會學者對於這次交流成果表示肯定。我們乃決定將其中大部分論文修訂後結集出版，以供更多學界人士參考和指教，並為東南亞區域研究的大道上鋪上一塊基石。



序於中央研究院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2001年12月

編 序

本論文集主要收錄了九篇於2000年9月在中央研究院由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與近代史研究所合辦的「中國與越南關係」國際研討會的論文。自從本院推動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以來，即有不少同仁及國內學界同行投入相關研究工作，因此我們邀請以越南為研究主題的學者進行交流。此次會議的兩個主軸一為中國與越南的近現代政經關係，一為當代台灣與越南的政經關係。會後我們敦請撰稿學者依會議中之評論意見及兩位審查意見修訂輯錄成本書。會議中其他未收錄之論文或以與此兩大議題主軸未盡相符，另收入研究論文系列，或因繼續深入研究撰寫或另行發表而未能兩全其美錄在本集。

本論文集大致依主軸與編年方式排列。第一篇探討18世紀末在越南的華人在西山阮氏與廣南阮氏之爭中的角色，充分說明華人在越南最後一個王朝阮朝的建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二篇則探討阮朝嗣德帝晚期積極向中國清朝求援的經緯。第三篇亦以同一時期，即中法戰爭前夕，越南赴清使節阮述為中心的清越外交關係研究。第四篇則以十九世紀，亦即阮朝成立以來，和清廷之間朝貢禮儀等外交關係的轉變為主題作長時期的比較。第五篇則進入20世紀九十年代，中越恢復正常關係以來的經貿為主題。第六篇是越南學者就同時期的中越邊貿作一綜覽。第七、八篇均以台灣自九十年代南向發展以來的台越政經關係作分析。最後一篇英文論著是日本學者白石昌也對越共的中國觀點的歷史考察。

綜觀這本論文集中的文章主要涉及近現代中國與台灣和越南的外交、政治、經貿多個層面，當然也不能全面代表目前關於越南的研究，其目的是便利學界利用，也期待能引起更多同行的參與。

在會議籌備及論文集編輯過程承各位作者配合，鄭伯舟、李志賢、林淑慧、宋南萱、楊曉玲諸位之助，使一切順利達成，謹在付梓前申致衷心的謝意。

許文堂

序於中央研究院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2001年12月

目 錄

序	蕭新煌	vii
編序	許文堂	ix
試論越南華人在新舊阮之爭中所扮演的角色	鄭瑞明	1
嗣德帝的最後掙扎：		
1880~1883 年的中越秘密接觸	鄭永常	37
中法戰爭前夕越南使節研究：		
以阮述為例之討論	陳三井	63
十九世紀清越外交關係之演變	許文堂	77
1990 年代越南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	郭冠廷	129
1990 年代以來的越中邊貿及其展望	杜進森	147
從南向政策論台灣與越南關係	陳鴻瑜	159
1990 年代越南與我國關係之分析	梁錦文	183
Vietnamese Communists' Perception of China: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	Shiraishi Masaya	219

Contents

<i>Preface</i>	<i>Hsin-Huang Michael Hsiao</i>	<i>vii</i>
<i>Editor's</i>	<i>Shiu Wen-Tang</i>	<i>ix</i>
The Roles of Chinese in Vietnam during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Nguyens: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i>Cheng Swag-Ming</i>		
		<i>1</i>
The Last Struggle of Emperor Tu Duc: Secret Sino-Vietnamese Contacts, 1880~1883 <i>Cheng Wing-Sheung</i>		
		<i>37</i>
Notes on a Vietnamese Envoy to China: The Ambassador Nguyen Thuat <i>Chen San-Ching</i>		
		<i>63</i>
A Transition in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Qing and Nguyen Dynasties during the 19 th Century <i>Shiu Wen-Tang</i>		
		<i>77</i>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in the 1990s..... <i>Kuo Kuan-Ting</i>		
		<i>129</i>
Commerce along the Sino-Vietnamese Boundary in the 1990s..... <i>Do Tien Sam</i>		
		<i>147</i>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Vietnam since the Southward Policy..... <i>Chen Hurng-Yu</i>		
		<i>159</i>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Vietnam in the 1990s <i>Abraham K.M. Leong</i>		
		<i>183</i>
Vietnamese Communists' Perception of China: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Shiraishi Masaya</i>		
		<i>219</i>

試論越南華人在「新舊阮之爭」中 所扮演的角色

鄭瑞明*

摘要

越南地處中國南方，在東南亞諸國中，它是和中國接觸最早，關係最深，歷史文化相互交融的唯一國家，也因此自古就有華人陸續移殖，尤其在滿清入統中原之後，由於政治、經濟及社會各種原因，更掀起了華人移殖的另一高潮，到處都有華人足跡。一般來說，他們的活動固然多以經濟為主，但只要機緣所至，在風雲際會中也不排斥參與政治，尤其在政局動盪時期。1773 年到 1802 年之間，越南兩個政團為了越南統治權而紛爭，非但其全境越人身陷其中，就是旅居越南的新舊華人，甚或經常往來於中越之間的游離人士亦難脫身，這些越南華人基於認知與際遇不同、甚或個人利害所繫，各擇其主加以擁護、支持，以致形成不同的角色，如集亭忠義軍、李才和義軍及所謂「齊桅海匪」等之參與新阮陣營，從事與舊阮的作戰，而被正統論者判定為叛亂份子；而鄭天賜父子、何喜文、鄭懷德等，奮力協助，是屬於勤王忠貞人士；但也有游移其間、甚至企圖自創天下的，如後期

* 本文作者為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2 越南、中國與台灣關係的轉變

李才和義軍是。他們的角色扮演，到底誰是誰非，實在難予判定，但無論如何，從海外華人史角度加以觀察，倒也呈現出一番多元而活潑的氣象與意義。

關鍵詞：越南、越南華人、新舊阮之爭、角色扮演

一、前言

越南地處中國南方，與廣東、廣西、雲南三省相毗鄰，在東南亞諸國中，它是和中國接觸最早，關係最深，歷史文化相互交融的唯一國家，也因此自古就有華人陸續移殖，尤其在滿清入統中原之後，由於政治、經濟及社會各種原因，更掀起了華人移殖的另一高潮，是以無論山巔水涯，通都大邑，或窮鄉僻壤，凡有人煙處，都有華人足跡。一般來說，他們的活動固然多以經濟為主，但只要機緣所至，在風雲際會中也不排斥參與政治，尤其在政局動盪時期，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越南「新舊阮之爭」，越南華人熱烈參與便是其中著例。

所謂「新舊阮之爭」是指1773年起至1802年止，分由傳統的廣南王阮福澗叔侄以及新起的阮文岳兄弟等所領導的兩大政團為越南統治權問題而引發的戰爭，前者勢力崛起於16世紀末葉，以中圻富春的順化為都城，長期統治中圻、南圻的廣大土地，表面奉大黎正朔，實際獨立自主，形成另一國度，史稱廣南國，其王系則稱為廣南王阮氏。後者勢力則建立於1771年於歸仁西部山區的「西山山寨」，1773年正式稱兵，占據歸仁，勢力逐漸擴大，不但滅了廣南國，更在1786年乘大越權臣鄭氏之內爭，北進東京，又滅黎氏大越，統治全越，史家以其起源於西山，稱之為西山阮氏，稱所建王朝為西山阮朝，又因其崛起時間遠在廣南國之後，所以又多以「新阮」稱之，而稱廣南王阮氏為「舊阮」。兩者間的爭戰，至1802年舊阮阮福映復興復國成功，才告結束，歷時共達30年之久。

在這場「新舊阮之爭」裡，旅居其地的華人應如何去面對？在兩者立場鮮明、衝突尖銳的情況下，又如何去選擇支持的對象，

乃至採取何種行動？尤其在整個事件發展過程中，華人扮演的角色又如何？在在都需要加以討論。關於這個問題，前輩學者如陳荊和、張文和、藤原利一郎、鈴木中正等都已作過相當深入的討論，個人因此擬在此基礎上，運用中越原始資料，如《大南實錄》、《嘉定城通志》、《清實錄》、《明清史料》等的記載，企圖從不同角度作綜合性的探討。尚祈各方家不吝賜予斧正。

二、參與西山阮氏（新阮）陣營者

一般來說，在東西傳統政治裡，一介平民要將原政權推翻而建立新政權的可能性極其低微，除非環境確實相當有利，而他個人也必須擁有多方面的能力，但無論如何，多數群眾的強力支持，以及綿綿不斷的餉援，絕對不可或缺，尤其是採取軍事手段之時。西山阮氏兄弟以失職小官員的身分，抗拒廣南王阮氏的統治，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之巨大與困難自不在話下，因此就人員需求而言，當不局限於越人自我，寄居其地包括華人在內的外人都是徵募對象，當地華商如集亭，李才集團便是其中著例；至於餉援，徵之本地者固然重要，但在先天條件顯得不足的情況下，不得不靠劫掠鄰國的所得，以為資助，流落越境的所謂「齊桅海匪」倫貴利等，即出而擔負此一任務。茲擬先就當地華商集亭、李才之參與討論於下。

集亭，中文史料稱之為李阿集，¹ 廣東潮州人，於1759年南抵越南歸仁經商，娶當地人為妻，並與來自潮、惠區的廣東人民如劉阿眉、孫阿顯等為數甚夥之人交往過從，甚或被以領袖視之。

¹ 陳荊和：〈河仙鎮叶鎮鄭氏家譜註釋〉（《台大文史哲學報》，期7，1956/7），頁110。

2 至於李才，其在國內、何時入越及其在越初期的詳情，雖因史缺有間，無從得知，但綜合《大南實錄》，前編，卷 11、《清高宗實錄》，卷 999、《古代中越關係史資料選編》所收〈軍機處錄副奏摺〉等史料，及前輩李文雄、張文和等的考証，約略可知：李才，又名李阿智，福建人，乾隆年間，因生計而與南下廣南會安經商，³ 並與華人陳挺、陳鳳、陳公璋等相交往，或許因為積聚相當財富，及具有卓越的領導才能，亦被奉為領袖。⁴

集亭、李才分處歸仁與廣南，正是新阮阮文岳等的家鄉或附近之地，當新阮崛起之時，募集地方頭人參與，乃勢在必行，而地方頭人基於既有勢力之維繫、擴張，或其他個人因素亦樂於景從，與之相結合，〈大南正編列傳初集〉，卷 30 云：

癸巳（1773）秋，（阮文岳）自西山率其眾下次堅城，……遂據歸仁，建西山旗號，分置中前左右後五屯，相率而前

2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古代中越關係史資料選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82），〈軍機處錄副奏摺〉，頁 654-655。

3 張登桂等：《大南實錄》，前編（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語學研究所，昭和 36 年 3 月（1961）），卷 11，頁 17 云：「（1773 年）西山阮文岳作亂，據歸仁城，……，由是賊勢益熾，清商集亭、李才皆應之，岳結以為助，集亭稱忠義軍、李才稱和義軍。該集亭者，即前文所論及之李阿集。」《清高宗實錄》，卷 999，頁 6-7 云：「（乾隆 40 年 12 月壬戌），據拿獲自安南回閩之歐盛、王四海等供稱：……有阮岳及阮翁袞自稱西山王，以除奸立嫡為名，招集內地民人李阿集、李阿智，分管兵馬船隻，爭得地方，並索詐民番，受戰役使。嗣有東京王遣國老帶兵攻擊，阮岳敗走，李阿集、李阿智等始各分頭逃竄。」又《古代中越關係史資料選編》，〈軍機處錄副奏摺〉云：「李阿集供單。據李阿集供：小的與福建人李阿智們在西山部下分管兵馬船隻，各有駐札地面，並不同在一處。」如前文所述，集亭即李阿集。綜合上列三項史料的記載可知：a. 越人所稱之李才，清稱之李阿智；b. 因籍報福建；c. 乾隆年間南下經商，另請參閱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台北：黎明文化，1975），頁 41、李文雄：《西山與嘉隆》（胡志明市：傘沱書局，1968），頁 3。

4 張登桂等：《大南實錄》，正編，第一紀（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語學研究所，昭和 38 年 3 月（1963）），卷 1，頁 5、17；卷 2，頁 2。

至廣南界。……由是賊勢益盛，清商集亭、李才等亦皆聚黨應之，岳結為助，號集亭忠義軍，李才和義軍。⁵

李才和義軍的組成情況，因缺史料而無法得知，至於集亭忠義軍，根據《古代中越關係史資料選編》，〈軍機處錄副奏摺〉的記載，多少了解一二，該奏摺稱：

李阿倪、陳阿色、陳阿稅、莊阿冉在李阿集手下看守糧米器械，各為翁該、翁儀，楊阿雙接充峒長，供應夫馬，……李阿集轉招閩人羅阿奇即盧阿奇代寫文檄，逼脅內地客民當兵，……於是在番商民無不寒心側目，如吳阿珠等七十二人畏懼無奈，順從當兵，聽其役使。⁶

這種官方問案紀錄，多少顯現其係以脅迫性組成的，但這種說法值得懷疑，《欽定越史通鑑綱目》，卷 44 記載：

集亭兵（含李才兵）……頂紅布，帶金銀紙，手執騰牌，赤身突戰，勢甚猛。⁷

如果是被脅迫參加，如何可能「赤身突戰，勢甚猛」。不過不管如何，集亭忠義軍和李才和義軍應該都是相當具有戰鬥力的軍隊，加入西山軍陣營之後新阮有如虎之添翼，勢力很快就由歸仁城向北方京城方面發展。舊阮自不能坐視叛軍的日益壯大，於 1773 年底，「以尊室香為節制，率內軍及三技軍進至碧雞山」，⁸ 從事討伐工作。按碧雞山位於平定省符美縣北，是驛路所經之處，⁹ 頗

⁵ 阮仲合等：《大南實錄》，〈大南正編列傳初集〉（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語學研究所，昭和 37 年 1 月（1962）），卷 30，頁 2-4。

⁶ 《古代中越關係史資料選編》，〈軍機處錄副奏摺〉，頁 655。

⁷ 潘清簡：《欽定越史通鑑綱目》（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8），卷 44，頁 23a。

⁸ 《大南實錄》，前編，卷 11，頁 9。

⁹ 高春育：《大南一統志》（東京：日本印度支那研究會，昭和 16 年（1951）），卷 9，頁 16。

具戰略價值。集亭、李才等軍設伏於此，一俟尊室香所率的大軍來到，伏軍四起，結果尊室香被殺，餘眾皆潰。

碧雞山之戰是新舊阮兩軍正面衝突的開始，所以對兩方面來說都非常重要，如果舊阮軍獲勝，則新阮軍此後的發展就要大受影響，甚至就此瓦解，僅成為一種地方性的小叛亂而已。結果新阮獲得大勝，阮文岳等因此乘勝進擊，「賊遂據廣義府，該奇尊室斌拒戰不克，引兵還，岳又使其黨攻掠延慶、平康諸府，於是廣義以南至平順，皆為賊所有。兵又侵略廣南，我兵累戰不利」，¹⁰ 因此，中圻南半部均為西山軍所占，西山軍之有此神速進展，不能不說是集亭、李才所奠定的基礎。

翌年，舊阮王室發生巨大變化，這年 5 月，正當舊阮軍與新阮軍在廣南以南地帶（即中圻南半部）相互交戰，各有勝負的時候，北圻鄭森欲收漁翁之利，假借「累世親勳」，助兵滅賊的口實，派黃五福、裴世達等率大軍南征，連破布政、廣平諸營，12 月，直犯都城，迫使舊阮王睿宗出走，並接受大臣阮久遠等的進諫，「立（皇孫）暘為世子，稱東宮，鎮撫廣南，總理內外兵民諸事務」。¹¹ 舊阮政權遭此巨變，正給予新阮一個發展機會，於是雌伏幾近一年的集亭、李才，又出而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原來在皇孫暘被立為世子，並鎮撫廣南一帶後不久，阮文岳眼見舊阮王室勢力的迫蹙和王室本身的不穩定，立即派集亭、李才將舟師出合和海口，岳自領步兵沿山出秋盆江，分兩路進攻，終於擊敗曾大敗新阮軍於美市庫的阮久逸，¹² 使得總理內外諸事務的東

¹⁰ 〈大南正編列傳初集〉，卷 30，頁 4。

¹¹ 〈大南列傳前編〉，卷 2，頁 7。

¹²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卷 44，頁 33a。

宮不得不捨棄廣南，出逃俱低，¹³ 廣南城遂為新阮所奪。個人認為新阮之所以能在廣南之役中大獲勝利，不外兩個因素：第一，廣南守軍除部份原來就駐守在該地的以外，大部份是跟隨國王由都城遷徙而來的，正當他們還在整頓，立腳不穩的時候，西山軍即乘機突擊；第二，西山軍不沿著由廣義到廣南的驛路作正面的進軍，而採迂迴包抄，分水路兩途，一渡海，一越山，兩軍相互配合，出其不意地攻擊廣南守軍，這種腹背夾擊的戰術，守軍自難抵擋，廣南因此失守。比較起來，兩個因素之中，又以後者為重要。而那支渡海的軍隊，就是由李才和集亭率領，所以新阮在廣南的勝利，集亭和李才實居首功。

越南自漢以來，在儒學的薰陶之下，將近二千年之久，政治家莫不受中國正統思想的影響，¹⁴ 阮文岳自不例外，因此有利用東宮的陰謀。所謂東宮。便是舊阮世宗第九子昊的獨子暘，在舊阮王室中，是最孚眾望的人，阮文岳在舉事之初，即有意予以挾持，〈大南正編列傳初集〉，卷 30 云：

今姦臣張福巒賄賂公行，濁亂朝政，我舉兵除之，太保（原註：世子昊）之子皇孫暘為人仁厚聰明，我當迎立，以安王室。

到了 1775 年，睿宗因局勢所迫，立暘為世子，號稱東宮，並總理內外兵民諸事務以後，暘的地位更加提高，尤其在廣南之役後，睿宗已南幸嘉定，暘屯駐俱低，實際上已成為中圻一帶的新王，阮文岳為了實現其野心，於是積極地展開挾持東宮的計劃，出兵進攻俱低。按俱低地在廣南和榮縣北，俗名石磊峒，處海雲與峴

¹³ 《大南實錄》，前編，卷 12，頁 1。

¹⁴ 朱師雲影：〈中國正統論對於日韓越的影響〉（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師大學報》，期 11，上冊，1966/6），頁 15-20。

港之間，去海汎一里許，一峰峙立在俱低江之北，遙望境化山，俱低江有二源流，一自大教勞山來，一自茶岸山來，合匯二岐淵，至俱低社納化塢江之水，是為俱低江，海汎廣二十五丈，潮汶五尺五寸，¹⁵ 形勢險要，所以阮文岳也不敢掉以輕心，分兵三路，欲謀一舉成功。不料事難逆料，所屬兵士竟因東宮的感召，臨陣變節，轉而投靠東宮，阮文岳的挾持計劃幾乎就此破滅，幸賴集亭、李才等的及時挽救，方告成功，《大南實錄》，前編，卷 12 云：

夏四月，東宮由山路行，百姓從之者眾，集亭、李才等率兵追至汙耶，與面、詳等戰，破之，逼迎東宮還會安鋪。¹⁶ 由此可見集亭、李才對新阮的貢獻。

阮文岳劫持東宮計劃完成後，「挾以惑眾」的目的既達，本應更加壯大，不料反而遭到一場舉事以來未會有過的挫折，那就是抗拒北圻鄭氏的錦沙戰役。鄭氏于 1774 年派黃五福等率軍占據廣南國都富春之後，即以富春作為據點，積極向南發展，遂發生錦沙之役。《欽定越史通鑑綱目》，卷 44 云：

（1775 年），五福踰海雲山，從中山、俱低而進，文岳分遣集亭為先鋒，李才為中軍，迎戰於錦紗（同沙），集亭兵皆廣東人，頂紅布，帶金銀紙，手執藤牌大刀，赤身突戰，勢甚猛。五福前隊不能當。牙校桂武伯陣死，屬將黃廷體、黃馮基率輕騎陷陣，五福驅兵大進，集亭敗走，文岳、李才退守板津。

此次新阮之所以戰敗，除卻敵軍利用輕騎突破集亭先鋒軍防線之外，西山軍本身的內鬨，實為其主要因素。依照越南史籍所載，

¹⁵ 《西山與嘉隆》，頁 4。

¹⁶ 同註 13，頁 4。